



访学文丛

大英博物馆日记

陈平原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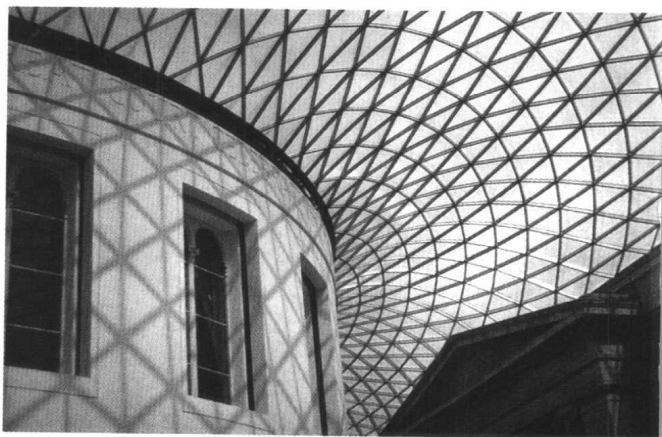
*Diary of
the British Museum*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

大英博物馆日记

陈平原 著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英博物馆日记 / 陈平原著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3.9

ISBN 7-80603-752-7

I. 大... II. 陈...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3) 第033134号

责任编辑 曹凌志

装帧设计 蔡立国 路渊源

出版发行 **山东画报出版社**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2060055—5420

市场部 (0531) 2053182 (传真) 2906847

网 址 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ccb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规 格 148 × 210 毫米

5.125 印张 132 幅图 70 千字

版 次 2003年9月第1版

印 次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6000

定 价 1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小 引

今年七八月间，应邀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（SOAS）访问研究。时值暑假，学生大都外出，于是免去了原先约定的学术演讲。对此，邀请者表示歉意，我则窃喜。正是这一变化，使我得以抛弃“中国文学专家”的身份，以旅游者好奇的目光，仔细打量这座对我来说十分陌生的国际大都市。

整整一个月，白天外出，游胜迹，逛书店，访名校，进画廊，再就是参观大英博物馆，晚上则躲在家中，阅读从亚非学院图书馆借来或刚刚买到手的各式闲书。就这样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不知不觉间，到了该打道回府的时候。临走前，扔下一句大话：我会为这座城市写点东西。不是狂妄到以为自己的“妙笔”能让伦敦“蓬荜生辉”，而是这座城市的某些细节确实让我着迷，以至无视专业边界，谈论起走马观花所得的伦敦印象。

伦敦一月，最让我得意的是住处临近大英博物馆，因而得以从容观察这个已有二百五十年历史、绝对享誉全球的“知识的海洋”。走过不少国家，见识过许多美术馆和博物馆，到目前为止，最让我怦然心动、流连忘返的，非大英博物馆莫属。这一判断，牵涉到时

间、金钱、个人心境以及知识储备等，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。好在我不是博物馆学专家，不必使用“最好之一”这样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。作为一个充满好奇心而又缺乏专业背景的读者，我的表述，或许更能代表一般游客的见解。

基于此，我选择了十二则参观大英博物馆以及大英图书馆的日记（后者现已独立门户，可原先归属于前者），略做整理，补充了一些相关资料，以奉献给不见得有机会亲临其境的读者。之所以采用日记的形式，目的很明确——藏拙，能说多少算多少。日记中又加附记，则是不敢冒充博学。并非倚马立就的天才，只好屡屡“事后诸葛亮”。

2001年9月16日于京北西三旗

目 录

小 引

- 国民教育的立场 (7月27日) /1
文化史的视角 (7月30日) /9
木乃伊与大穹顶 (7月31日) /20
阅览室的故事 (8月1日) /32
石雕与墓碑 (8月2日) /43
见钱眼开与自由演说 (8月5日) /52
民俗知识与剑桥故事 (8月16日) /62
何谓“世界眼光” (8月18日) /72
《英语集全》与波特兰瓶 (8月22日) /77
希腊神像与北京版刻 (8月24日) /87
地图的故事 (8月7日) /94
书籍的艺术 (8月10日) /105
- 附录一 作为旅游纪念品的“福尔摩斯” /121

- 附录二 作为“绣像小说”的《天路历程》/126
附录三 说不完的《点石斋画报》/140
附录四 《漫步伦敦》序/148

后 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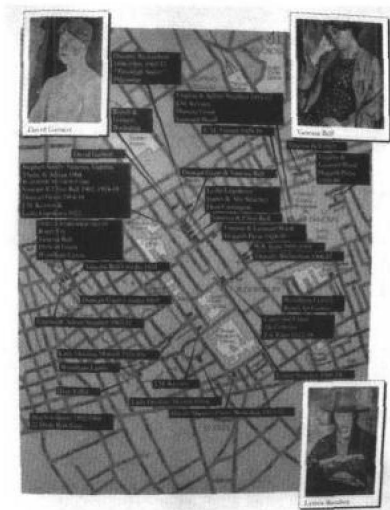


国民教育的立场

七月二十七日，星期五，晴

一觉醒来，已是中午时分。都说伦敦的夏天多雨，可首先让我领教的，却是一点不比北京逊色的大太阳。胡乱摊开行李，连书籍、山楂片带笔记本电脑，一股脑全掣在客厅的书桌上。这回走得太匆忙，一点“功课”也没做，上飞机前随手抓了《英国地图册》（李静、李安强主编，北京：中国地图出版社，2000）、《英美概况》（陈治刚编，上海：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，1994），还有几年前W教授留下的日文本《伦敦》（石川敏男：《ロンドン》，东京：昭文社，1990）。原本设想，十个小时的越洋飞行，有足够的时间，可将这三书翻阅一遍。可惜旅途劳累，眼睛似睁非睁，书本似读未读，一直到走出西斯罗机场，我对于所要游览的伦敦，依然一头雾水。

终于有时间和精力铺开伦敦地图，仔细研究周边的环境了。像往常一样，每到一处新居，第一件事，就是确认周围有无值得拜访的名胜古迹。接待我们的M教授早已在地图上标明了新居的位置：Bloomsbury区的Cosmo Place 13号。前者因伍尔芙、福斯特、凯



布卢姆斯伯里的世界（台北：昭明出版社，2000年版《文学地图》）



弗吉尼亚·伍尔芙（1882—1941）

因斯等人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而声名显赫，读人文学的大都知道；后者则是一条只有二三十米长、排列着六七家饭馆和一处教堂的小街。小街本身没什么，背靠小小的皇后广场，面向南安普敦大街。可一旦上了大街，可就非同小可了。右边几十米是伦敦大学门前的罗素广场，左边不远处则是伍尔芙等人时常出没的布卢姆斯伯里广场。更重要的是，就在这两个林木葱郁的广场后面，正是举世闻名的大英博物馆！

外出旅游，能与如此重要的博物馆比邻而居，实在太幸福。当即决定，带上地图，探路去。

从住处走到大英博物馆门口，也只五分钟的路程。看看表，已经是下午五点半，按常规，应该接近闭馆时间了。以我们游历纽约、巴黎、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经验，像这样知名度极高的博物馆，门票绝不便宜。夏君称，刚看几眼就被请出来，未免有些冤枉。今天就随便走走，看看建筑物的外观，感受感受这里浓郁的文化氛围。等安定下来，找一个有闲的日子，从早看到晚，方才“物有所值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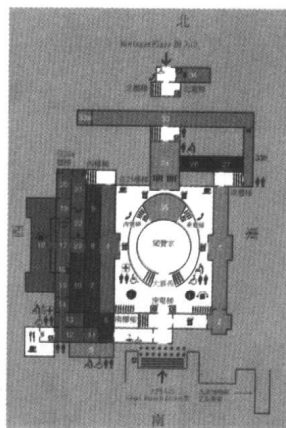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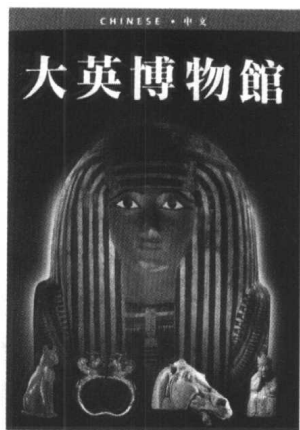


大英博物馆正门

古希腊风格的门廊，本给人庄严肃穆的感觉；可进进出出的人流，却显得十分轻松。有倚着门前的现代雕塑拍照的，也有三五成群坐在水泥地上聊天的，更多的则是一路眉飞色舞，高谈阔论地朝你走来。从参观者如痴如醉的眼神里，你能读出“不虚此行”的赞叹。

人流大都向外走，偶尔也有朝里的。试探着近前观察，忽然发现，迈上台阶的游客径直入内，并未出示门票或证件。大门口有人把守，但不管验票，只是负责维持秩序。环视左右，见到几个募捐箱，却没有售票的窗口。往外走的，有人朝箱子里塞钱；往里走的，却都是昂首阔步。敢情这里是免费参观，自由出入？

一瞬间，真的很感动。相视一笑，不约而同地小步跑上台阶，提前登堂入室。可一见展厅编号1-94，当即傻眼了：如此庞杂的



大英博物馆出版社2001年版《大英博物馆》



大英博物馆最初的馆址蒙塔古大厦

展示内容，真不知从何处入手。没有做好参观的心理及知识准备，贸然闯入，效果并不好。还是老老实实，退而求其次，就在这方型建筑群的“天井”里转悠。周边各近七八十米的大天井，前面是两个问讯处，四周零星摆放着若干精美石雕，中间部分乃大名鼎鼎的阅览室。围着阅览室的，则是主要展卖各式旅游图书及纪念品的新建的大展苑。别的不急，先付6英镑，抢一册《大英博物馆》再说。很高兴，这里的博物馆手册，在英、法、德、日、西班牙文之外，终于有了中文版。这些年在欧洲旅行，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，主要旅游城市及博物馆的指南，包含中文版的越来越多。这自然与近年中国游客的迅速增加有关。相信有一天，中文会像英文、日文一样，成为最主要的“旅游语言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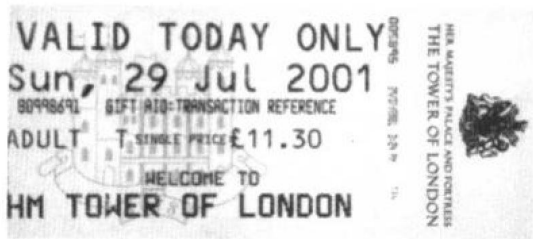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“新居”，第一件事就是翻阅《大英博物馆》，查看这座创建于1753年的国家博物馆最初的模样。因为，现在大英博物馆建筑群的基本格局是1850年扩建时奠定的，而原先的馆址蒙塔古大厦，则已在扩建中拆掉了。依照常识，最初的捐赠者汉斯·斯隆爵士（1660—1753）和最初的馆址蒙塔古大厦，都不应该被历史遗忘。果然，手册的第一页，便赫然排列着这两大功臣的画像，以供发思古之幽情者凭吊。

附记：

1867年至1870年间旅行欧洲的王韬，在其图文并茂的《漫游随录》中，有关于“博物大院”的描写。因知识背景的限制，介绍部分，王君只能“逸笔草草”，但议论却相当精彩：



光绪十五年上海点石斋石印本《漫游随录》插图



伦敦塔门票
及说明书



此院各国皆有。英之为此，非徒令人炫奇好异、悦目怡情也。盖人限于方域，阻于时代，足迹不能遍历五洲，见闻不能追及千古，虽读书知有是物，究未得一睹形象，故有遇之于目而仍不知为何名者。今博采旁搜，综括万汇，悉备一庐，于礼拜一、三、五日启门，纵令士庶往观，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，用意不亦深哉！（《漫游随录·扶桑游记》106页，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1982）

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（1876—1878）郭嵩焘，在其日记中，也曾提及此博物馆：“其地礼拜二、礼拜四两日禁止游人，余日纵民人入观，以资其考览。”（《伦敦与巴黎日记》140页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1984）

由一百多年前的每周开馆三天，改为现在的每日开放，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；让人感慨不已的是，在市场经济深入人心的当代社会，居然还有这种谋其功而不计其利的举动。其实，不只是大英博物馆，国家画廊、国家肖像画廊、泰特美术馆、泰特现代美术馆、维多利亚及亚伯特博物馆等，也都是免费参观。问过英国朋友，说是此举在英国国内也颇有争议，因花的是国民的税金，得益的却主要是外国游客。可如果改为一律收费，最受损害的，当属本国经济收入及文化水平较低的阶层。图索德夫人蜡像馆门票11镑，白金汉宫门票11镑，伦敦塔门票11.30镑，以普通英国人的收入衡量，这可都不算便宜。这些名胜，不管是本国民众还是外国游客，都是不可不看，也不必多看；至于大英博物馆等“知识的海洋”，可就不一样了，最好是有时间、有兴致徜徉其间。可我相信，即便对博物馆情有独钟者，如果不是免费，也很难时常光顾。据说英国人争论的结果是：为了国民教育，花这钱，值得。作为受益者之一，我只能重复王韬的感慨：此举“用意不亦深哉”！

这回的伦敦之行，因客居位于市中心的小酒馆楼上，生活及游览十分方便。不必来去匆匆，可以悠闲地坐下来，观察过往行人，充分体会欧洲城市日常生活的乐趣。住所在布卢姆斯伯里区，转过街角就是罗素广场，此广场与到过北大的哲学家罗素无关，倒是诗



客居小酒馆。

人文略特曾住居附近，常在此散步与写作。广场中多有百年大树，一次遇雨，就这么一路跑回家，居然没被淋湿。

街口小酒馆的广告语为：此处至大英博物馆仅三分钟。小酒馆晚上十一点歇业，不会影响我们休息。只是有一天，半夜里被一阵砸玻璃的声音惊醒，似乎有人在撒酒疯。第二天起来，没事，照常营业。出租此屋给我们的，乃伦敦大学的一位教授。自家搬到郊区住大房子，留下这市中心的三层小楼出租，收益想来不错。出门在外，住宿方面本该将就。这回有单独的卧室、客厅、书房、厨房等，已足够奢侈；而最大的好处还在于，大部分名胜古迹都可徒步前往参观，累了，再乘地铁回家。至于离大英博物馆近在咫尺，更是勾起我信笔涂鸦的兴致。



文化史的视角

七月三十日，星期一，晴

一部二十四史，尚且不知从何说起，更何况五大洲四大洋？还是由近及远，从最为熟悉的中国馆看起。

这才是“聪明反被聪明误”。不愿随大流，按图索骥，竟走到中国馆的“后门”来了。那是一道不算宽敞的走廊，正陈列着关于西藏历史及风情的图片，虽也精彩，但与原先期待的“自从盘古开天地，三皇五帝到于今”，还是大相径庭。

终于进入中国馆的大厅，可未见展品，先闻乡音。男高音：“这算什么宝贝？比咱们故宫差多了！”接着是男中音：“别说故宫，连省博都比不上。”女中音更有把握：“单是上回从香港买回的那几件圆明园的东西，就比这强！”如此斩钉截铁的评判，着实让我大吃一惊。不说起码的文明礼貌，单是面对如此深邃的知识海洋，总该有点敬畏之心吧，为什么总想着争强斗胜？博物馆里，偶尔也有人窃窃私语，但像“咱老乡”那样高谈阔论者，已近乎在中国也会被立牌禁止的“大声喧哗”了。好在这里的管理人员很少，未见有

人出面干涉。于是，“高论”忽东忽西，渐行渐远，好一阵子才完全消失。

安静的展览大厅，一点不显得拥挤，原因是观众各自为战，互相趋避。相对于人见人爱的美术馆，综合性或专题性的博物馆，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，似乎都比较冷清——即便是大名鼎鼎的大英博物馆也不例外。要说原因，大概是美术馆诉诸观众的审美直觉，外行也可看热闹。别看参观者对画家、雕塑家的精美技艺赞不绝口，其实心里还另有一杆秤，那便是专家关于“国宝”的鉴定，以及拍卖行里艺术品的价格。至于徜徉博物馆，则需要较多的知识储备，能够从一只木箱、几段残碑或者满地瓷片，体味所展物品中蕴涵着的民族志或文化史，这样的“内行看门道”，毕竟不太多。

因从背面入手，错过了以往阅读、思考时必不可少的历史线索。可这也有好处，跳出“秦汉”过后必定是“唐宋”的惯性思维，直面每一件孤立的展品。满墙斑驳的壁画，前面陈列着几尊造像，除了大肚能容的弥勒佛无人不知，其余的，比如潜心修行的和尚、飘然欲仙的道士，还有着儒者衣冠的读书人，很可能属于文化类型的介绍。看这场面，当即明白了刚才那几位的高论。见识过西安兵马俑的气势、洛阳石窟的辉煌、敦煌雕塑的瑰丽，再打量眼前这孤零零的几尊明清造像，自然是“不值一提”。可他们忘了，这里是伦敦，不是敦煌；绝大部分观众熟悉的是希腊画瓶，而不是三彩造像。将和尚、道士和儒生并排陈列，而不追究其生产年代及工艺差别，主要目的是介绍以儒释道为主干的中国文化。从文化史而不是艺术史的角度铺排，这正是博物馆与美术馆的最大差别。大英博物馆里，也不是没有国人耳熟能详的“宝贝”，比如顾恺之的《女史箴图》便